

成功的失敗者——

張學良
傳



「大姐」風範



「大姐」風範

遲到的「會晤」

對張學良來說，他已經實現了「紅塵覺悟」，百年風霜歷盡，萬事秋風過耳，一切都付之曠懷達觀，因此，有「平生無憾事」的說法。其實，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。他自己比誰都清楚，哪裡是「無憾事」，而是憾恨多多呀！甚至可以說，多到「恒河沙數」，難以計籌的程度。那些「重頭戲」不去說了，只揀在他的百年生涯中一件說大未必大、說小絕非小的情感方面的缺憾來講。

一九九一年，張學良專程赴美探親。依照常理，他的結髮妻子于鳳至，儘管二十幾年前解除了婚約，但彼此間的情感並未斬斷，所以，所探之親中應該列在首位。可是，令人憾恨的是，竟然來晚了一步，她已經提前走了。她隔海相望了整整半個世紀，「望穿了盈盈秋水，蹙損了淡淡春山」，苦苦地等啊，等啊，最後實在撐持不下去了，不得不頹然倒下，悵憾先行。晚到的責任，當然不能記在張老先生身上。古人說「戴盆難以望天」，鐵窗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呀！

從張學良研究專家竇應泰所著《張學良在美國》一書中得知，抵美之後，老先生曾在他和于鳳至的女兒閻瑛的陪同下，乘飛機從三藩市前往洛杉磯，然後，驅車直奔風景秀麗的好萊塢山。女兒攙扶著他，看了山頂上那幢掩映在蒼松翠柏間的風格獨特的米黃色建築，裡面陳設的一桌一椅，每

一件都是嚴格按照女主人和張學良在東北的家的樣式擺放的。女兒說，這是母親十二年前以巨金買下來的別墅，她希望有朝一日，夫妻能夠共同在這裡安度晚年。聽到這裡，老先生神色黯然，低下了頭。他在想什麼？是憶念？是愧疚？我們無從得知。他在靜夜無眠之時，是否也曾追憶過鳳至「大姐」那頎長、窈窕的身影？因而不說不清楚此刻他的心裡究竟是什麼滋味。只聽老將軍以啞啞的聲音，催促著迅速前往城外的樹林草地墓園，說要儘快地趕往久違了的鳳至大姐的身旁。

汽車沿著山麓飛速地前行，穿過了鬱鬱蔥蔥的雪杉、紅松林，不遠處，就見到了這處墓地。小的一個方塊，有矮矮的石牆圍著，墓前豎立著一尊白色大理石女神雕像，墓碑用英文刻著「鳳至張一八九九—一九九〇」一行字。就是說，她仍然自認是張將軍的結髮妻子。而最令人傷情、令人感動的，是在她的墓旁還有一塊墓地，說是留給丈夫張學良的。誰知竟然成了空空的等待！

老先生此刻滿懷傷感地肅立在墓前，微閉著雙眼，聲音低沉地叨念著：「大姐，你得太匆忙了。你若再等一等，我們就能見面了。」是呀，他清楚地記得，「大姐」離開人間的那天，是上年三月二十日，再過幾天，就整整一年了。

女兒告訴他，母親總是盼望著，有那麼一天，能和父親在一起。去年年初，她聽說父親要來美國探親，高興極了，做好了迎接的準備。萬沒想到，……女兒還說，母親彌留之際，留有口頭遺囑，大意是：她死去以後，埋在洛杉磯城外的山上，以便能看到遙遠的故鄉。在她的墓旁，再挖一個空墓穴，留給他……

女兒說，直到咽氣，母親還惦記著要和父親在一起。

我想，此刻的老將軍，感情的洪水該在他的心頭掀濤湧浪、放縱奔流著。或許像是撞翻了五味

瓶，酸甜苦辣，百感交集。綿延不絕的記憶之潮，將他推回到迢遞的往昔。冥冥之中，他似乎又見到了這位知情知義、寬厚待人，真情至死不渝的永遠的「大姐」。

歸途上，他一改往日活潑、開朗的面容，神情淒苦，緘默無言。原來，他正沉浸在往事依稀的追憶之中，他的思緒已經飄回到太平洋彼岸遙遠的故鄉……

鳳命千金

那是民國二年的中秋節吧？他的父親張作霖因為執行剿匪軍務，來到遼北的邊城鄭家屯，與當地商會會長、「豐聚長」商號老闆于文斗相識，並結為朋友。這天，他意外地見到了于家的千金小姐，貌美，端莊，大方，嫻雅，而且才學出眾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在學館中讀了很多書，老師當即動了要娶她作兒媳的心思。《詩經》有言：「取妻如何，匪媒不得。」當時，大帥的至交、洮遼鎮守使、綽號「吳大舌頭」的吳俊升將軍，恰好在這裡駐節，便銳身自任，主動擔起了「牽線月老」的角色。日後，于鳳至對這段成婚的往事，曾有專門的回憶：

我出生在吉林省懷德縣大泉眼村，父親在鄭家屯開糧店，我從小在鄭家屯上學、長大。當時的駐軍一度住在糧店，駐軍統領張作霖和我父親結識，相交很好，拜了把兄弟。張作霖看我讀書很用功，常誇我是女秀才。後來，他向我父親提親，說他大兒子很聽話，肯上進，將來也要在軍隊發展，需要我這樣的女秀才幫助。那時代的婚姻是父母包辦決定，我爹娘疼愛我，認為當官的都三妻四妾，會受委屈，拒絕了這門提親，說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。張作霖竟然同

意這說法，他叫漢卿來鄭家屯住，讓我們兩人相處、相熟，自行決定。漢卿處處依著我，聽我的話，他這種態度使我很滿意。當他拉住我的手，說他永遠聽從我的話，絕不變心時，我點了頭，這樣才定了親，我和他是註定的姻緣啊！我們大了，對於我們的結婚，我娘提出：漢卿的母親已故世，婚禮要在鄭家屯舉辦，張作霖也同意了。我爹當時念叨：張家是講情義，看重我們這老兄嫂啊！我娘說：這是他們看重咱們孩子，我也就放心了。婚禮後去瀋陽，住進張作霖的宅院（以後稱為「大帥府」）。

回憶中，于鳳至還專門談了她對大帥的印象：

全府各房都對大帥十分服從，有時大帥召集各房家人全體集會，這時是大家互相見面相談之時。大帥常講忠孝節義、仁義禮智信等做人的道理。更說到東北被日俄兩國侵佔的處境，以及他對老毛子（俄國）、小日本的鬥爭。他說他要把日俄趕出東北。他常罵各地軍閥都是假借愛國愛民之名，實為謀取個人名利。中國的落後、腐敗，全是這群軍閥造成的，他要一統天下，使中國強大起來。他是草莽出身，但是，努力學各方面的知識，找各方面有學識的人幫他。他聽取諫言，大辦工廠、企業；興建水利；發展兵工廠；建立海軍、空軍；創辦了一時之盛的東北大學；把一些東北青年送到海外各國留學。他給東北的軍政官員規定了兩條：一是只許減稅，不許有苛捐雜稅；二是不許剋扣軍餉和虐待士兵。犯這兩條的一律殺頭。

最後，她深情地說：

這麼多年過去了，現在我常常在夢中回到我爹娘的身旁，回到鄭家屯，回到大帥府。故舊親朋和鄉親們的面孔，不時出現在我眼前，我牢記漢卿和我離別時的話：「盼望我們能熬過這大難，得到自由，一同回故鄉。」這一天能來到嗎？

成婚之日，少帥十六歲，夫人長他兩歲。為此，日後幾十年，他總是以「大姐」相稱，當然，這裡很大的成分還是出於敬重。而鳳至女士，無論是作為妻子，還是作為大姐，對少帥都是無微不至地愛撫、關懷、體貼，從不撒潑、使性。尤其值得稱道的，是她的識大體，有見識，大度雍容，進退有節，以其閨閣風範贏得了丈夫以及闔府上下的特殊尊重。同時，「大姐」的進門，不啻良師在側，對於少帥的莽撞任性、率意而為，也發揮了一定的制約作用。

一九二八年六月，大帥被日本關東軍炸死之後，在軍署參謀長臧式毅和奉天省長劉尚清的精心策劃下，大帥的五夫人壽懿偕同穩重、沉著的長房媳婦鳳至，同理亂局，共渡艱危。她們忍著深悲劇痛，秘不發喪，每日令廚房照常開大帥的飯食，醫生天天進入帥府為大帥換藥，逐日填寫醫療處方，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等巧作周旋，爭取到必要的時間，等待少帥秘密潛回，妥善料理。

少帥接掌帥印之後，諸事蜩集，公務極為繁忙。只有到了年根底下，才算喘過一點氣來。往年一到這個時節，由於老帥喜歡熱鬧，整個帥府，上上下下，歡聲雷動，燈花燦爛，鞭炮轟鳴；可是，今年由於大家懷念老帥，闔府沉浸在悲涼、肅穆的氛圍之中。張學良更是打不起精神來，情懷沮喪

地斜臥在床上，滿臉掛著淚痕。「大姐」鳳至的心情也同樣難過，但她還是親切地解勸丈夫：

漢卿，在這除夕之夜，我知道你心情沉重，你是在想爸爸，大帥府裡又有誰不懷念他老人家呢？全帥府的人失去了靠山啊！

不過，人死了又怎能復生呢？難過又有什麼用？現在你是一家之主，你這樣消沉，夫人們豈不更是難過！全家人都這樣，怎麼行！

所以，漢卿，你千萬要克制一些。況且，國事、家事，雙重任務在肩，你必須振作起來，可千萬別倒下呀！

聽了「大姐」的一番話，少帥霍地坐了起來，動情地抓住鳳至的手，說：「大姐，你說得對，我聽你的。」

大年初一，夫妻二人吃過飯，打扮好，並肩在老帥遺像前肅立、默哀、三鞠躬。然後，于鳳至又到各位夫人房裡拜年、請安，說：「漢卿初掌全盤，希望各位姨媽支持他、體諒他，大家同舟共濟，共克時艱。」然後，又召集各房弟弟、妹妹，說：「你大哥說了，今晚要舉行迎春晚會，弟弟、妹妹們每人都要獻上節目，讓夫人們高興高興。嫂子在這裡拜託了。」

關鍵時刻，鳳至「大姐」總能拿出主意，鋪排場面，儼然成了一個主政的鳳姐、理家的探春，博得了帥府上下的一致好評。

出於高度信任，在早年的軍政生涯中，少帥確實把鳳至「大姐」看作是一個得力的助手。他在

同唐德剛教授說起果斷處置「楊常事件」的經過時，講到了于鳳至一言九鼎的獨特作用：

殺楊、常，事前我只與王樹常商量過。我說我要放炮，他說萬萬不可。我也和于鳳至商量過。我本來想把楊關起來，不想殺他。她說：「你能關得住他嗎？張作相等人為他求情，你是放，還是不放？」這話讓我下了決心，真是「一言興邦，一言喪邦」。

這也是之所以我要用銀元卜卦的原因。我丟了三次，都是大頭在上，我說可能是成色問題。再押反面，丟三次又全是反面。我太太（于鳳至）就哭了，她知道我要殺人了。她說：「處決楊、常，是逼出來的，最後只有一條路，你死我活。」

緊接著，鳳至「大姐」又提示少帥：事不宜遲，應該馬上組織軍事法庭，對楊、常進行公審；並且向東三省公眾公布他們多年策劃戰爭、勾結日本、妄圖謀權篡位的罪行；同時，向南京政府和東北各界，通電說明楊、常伏法等有關事宜。

應該說，此事所付出的代價是比較大的；而且，事關全域，風險至大，稍有紕漏，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。而最終之所以能夠獲得成功，處置得比較妥善，少帥政治上的日漸成熟，成竹在胸，穩操勝算，起了主導作用；也和老師在奉系軍閥中打下的基礎及其身後的餘威、餘蔭有一定的關係；當然，這裡也應記上一筆鳳至「大姐」關鍵時刻拿定主意、事後又能精心擘劃的功勞。

更多的是敬重

結婚十多年來，張學良對於「大姐」，不僅充分信任，而且也是有情有義的。有這樣一件事，令于鳳至終生念念不忘：在她生第四個孩子的時候，病得非常嚴重，中外醫生都束手無策了。當時，少帥的岳母提議，要把鳳至的侄女給他娶過來，幫她照料這些孩子。少帥當即予以嚴詞拒絕，說：「這事絕對使不得！她現在病得這麼重，若是把她的侄女娶過來，那我不就是這邊娶親，那邊催她死嗎？那叫她心裡多難過呀！」後來，鳳至奇跡般地痊癒了，她為這件事，銘感於心。

這樣，對丈夫也就倍加關懷，倍加寵愛，以至對於他的放蕩生活也完全放任了。「大姐」也清楚，老帥生前對兒子有過「成親以後，外面再找女人，我可以不管」的承諾，所以，她也就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」，看見了也當作沒看見；甚至還曾對少帥這樣說：「我比你大兩三歲，是你姐，哪有姐姐不寵著小弟弟的！」用少帥的話來講：「所以，對我也就很放縱，就不管我了，拈花惹草的。」

《于鳳至回憶錄》中有這樣一段話：

在漢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權勢和大帥遺留的巨大財富之下，很多女人為謀取私利，不顧道德和法
律，用一切手段纏住漢卿。漢卿對女人又十分隨便，前後有很多人和他發生關係。對此，我從
不過問，我相信他絕不負我。只有對王正廷的妹妹，他找我，要求我接納她做二房，說她人品
好，留學歸國，學識很高，並因王正廷的關係，和政府要人都有淵源，一再要求。為此事，我
再三思考後拒絕了。我說，為了我們兩人這個家，為了孩子們，我不能同意。最後，漢卿依從

了我的意見。我心裡感到很安慰。漢卿沒有背棄他的諾言。

「漢卿對女人十分隨便。」鳳至這麼說，絕非空穴來風，下面就有一個典型實例。

據寶應泰《戰亂中生死相依的天津姑娘》一文記載，一九二〇年，少帥前往吉林剿匪期間，在一次堂會上，同年僅十七歲的菊壇女伶谷瑞玉相識，共同的藝術愛好使他們相互產生好感。爾後，在深山密林中，少帥中慣匪冷槍，身負重傷，多虧谷瑞玉日夜護理，才漸趨康復。這樣，愛慕加上感激，少帥很快地便和她走在一起，並帶回到奉天城。由於畏懼父親的威嚴，也不敢直接面對鳳至「大姐」，只好讓她寄居在朋友家裡。姑娘倒很開通，說：「跟上你，是緣於愛慕，甘願放棄演藝生涯，也不計較有無如夫人的名分。」第一次直奉戰爭打響後，她便毅然登上軍車，前往烽火瀰漫的戰場尋找張學良。其時奉軍遭到重創，少帥痛苦之極，竟要開槍自殺；谷瑞玉緊緊把他抱住，加以制止，並激勵他振作精神，重整旗鼓。回到奉天後，她仍然單獨住在外面，由於耐不住寂寞，被少帥政敵楊宇霆的三姨太籠絡過去，結果捲進了政治的旋渦。面對這種局勢，鳳至「大姐」從顧全大局出發，主動地紓尊降貴，到經三路賓館去迎請谷瑞玉，要把她接進帥府，以免受人利用，危害少帥的前程。但谷瑞玉執意排拒，後來，他們終於分開了。難能可貴的是，鳳至「大姐」這種忍辱負重、顧全大局的識見與器度，令人十分欽佩。

孰料，事情竟然接二連三地出現。最使鳳至「大姐」沮喪、難堪的，是年輕漂亮、美慧天成的天津少女趙四小姐的突然闖入。這次，她確實感受到一種完全失控、直至無法承受的意外打擊。為著維護一己之尊嚴和作為妻子所特有的權利，她本來也可以拼死抗爭，鬧個沸反盈天，江河倒瀉；

以她當時在家庭中的地位與威望，可以贏得家庭內外普遍的支持，就是說，抗拒成功的可能性是極大的。但是，她沒有這樣做，因為念及趙四小姐已經無家可歸，沒有了退路——父親登報聲明與她斷絕了父女關係，這就意味著切斷了歸路；而且，這時的趙四小姐已經有了身孕，不久即產下了嬰兒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如果硬是逼著他們斬斷情緣，縱使不致逼出人命來，起碼也顯得她有些殘忍、太不近人情了。加上，趙四小姐一進入帥府，就跪在地下向大姐叩頭，信誓旦旦地說，永遠不忘大姐的大恩大德，許諾一輩子隻做少帥的秘書，絕不要任何名分。揆情度理，悲天憫人，鳳至終於以大度包容的態度，把趙四小姐接納進來，並用她自己的錢，給趙四小姐買了一處房子；特意吩咐財務人員，從優給她開付工資，表現出一位賢慧女性的博大胸懷。

人們常說，愛情與婚姻常常是兩股道上跑的車，並非完全是一碼事。少帥同妻子于鳳至也正是如此。雖說相敬如賓，彼此十分尊重，感情也不謂不深；但敬重、感激是一回事，而愛情又是另一回事。可以說，終其一生，少帥同「大姐」也並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愛情。在同海外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交談時，他曾直言不諱地說過：

我跟我太太啊，我不喜歡我的太太，我們是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。我跟我太太說，你嫁錯了人，你是賢妻良母呀，可是，張學良不要一個賢妻良母。我是上戰場的人，那打起仗來，真不知道誰能回來誰回不來。我跟你說，她對我實在是很好啊。

這就是說，到頭來，面對髮妻的付出，張學良作為丈夫，只不過是感激，更多的是敬重，而並

非真正的愛情。那麼，對於鳳至「大姐」來說，當然就只能做一個賢慧的妻子，而絕非親昵的愛人。

艱難歲月

西安事變爆發之際，鳳至「大姐」正在英國陪伴著孩子讀書。當她驚悉丈夫被蔣介石拘禁之後，便忍痛把三個年幼的孩子託付給友人照料，不顧身軀羸弱，萬里迢遙地隻身趕到上海，經由宋氏兄妹通融，被允准到溪口同丈夫見面，陪侍在他的身邊。

于鳳至在回憶錄中說：

漢卿的羈押，是由軍隊、員警、憲兵層層戒守，隔離內外。特務更是吃飯同桌，不離左右，日夜在旁監視。在裡外隔絕、失去自由的情況下，漢卿所受的精神打擊很大，十分痛苦。他白天強顏應付，夜晚回房時獨自流淚，經常地吟誦著：「生命誠可貴，愛情價更高，若為自由故，二者皆可拋。」說他願以自殺來控訴蔣介石如此背信棄義，不守信諾的迫害。我就此向他指出：在軍事法庭上，你光明正大地說明西安事變的兵諫，是關乎國家存亡的革命行為，是為了改正錯誤的政策而兵諫，並不承認有罪。這從得到蔣先生的允諾，採納我們的主張可以證明。既然我們認為不僅無罪而且行為正確，今天受到非法囚禁，那就要學文天祥等仁人志士的為人才是。我們心有正義，歷史會有裁判，怎麼能喪失信心！何況，你對東北軍幾十萬將士有責任，對西北軍官兵有責任，對兒女有責任，你要戰死在前線的心願未遂，蔣幫如此忘恩負義、背信棄義的報應未見。所以，不但不能自殺，反而要千方百計保住自己的生命，才對得起世人，對得起

老帥的在天之靈。他痛定思痛，逐漸認識醒悟，說：「我是應該起來和他們鬥到底。」

……

我說，如果我在西安，我是絕不會讓你送蔣的，在飛機場我會攔住你。他說，是有人勸我不要送蔣，我不聽。你在，飛機場上又有宋美齡，你不許我上飛機，我只有不上飛機。但是，我是從來不後悔的，今天，我無怨無悔，只有恨。

漢卿向我說明了事變前後這些事情，向我指出：「蔣欺騙大家，自然不會放過每一個人。他們公開處死我，可能感到為難，但必要時，會用辦法整死我。你要記住：我已同意你的意見，我絕不自盡，我要盡力爭取保住性命，以求公道的一天；你也要保重自己，為我把這些事情真相原委傳遞給世人。世道炎涼，人心難測，有的人會出賣我求榮，有的人會背叛我保命。我們二人要堅強，更要冷靜去面對明天和面對這些人。」

今天，我再回憶他的每一句話。這麼多年來，他所說的一一出現，世道人心是如此冷酷啊！

之後，在鳳至「大姐」的陪伴下，張學良被轉移到了黃山。五百多公里的路程，在軍旅出身的張學良來說，倒不覺得怎麼樣；而身體素來嬌弱又經過大病煎熬的「大姐」，可就吃不消了。經過千辛萬苦，總算到達了目的地。不料，在那兒只住了十多天，南京失守了，為防止出現意外，便又被解往江西的萍鄉。兩天多的崎嶇山路，又使「大姐」受盡了顛折。住上三個多月，再次轉移，匆匆趕赴湖南郴州，一路上更是崎嶇歷盡，苦不堪言。當局選擇城外險僻的山頂上一座舊廟作為監禁少帥的場所。當時，那裡正疾疫流行，人稱「馬到郴州死，人到郴州打擺子」。

住了一段，春節過後，張學良又被秘密押解到湘西沅陵的鳳凰山。道阻且長，跋山涉水，乘車上船，一路上，「大姐」跟著他受盡了顛簸之苦，最後住進山巔的鳳凰古寺送子殿裡。這是一處年久失修的古建築，木製地板破損得很厲害，走在上面，吱嘎作響。她唯恐丈夫休息不好，連走路都是輕輕地，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，卻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。也虧得鳳至「大姐」體貼入微，悉心照顧，耐心開導，為他提供堅強的精神支柱，他才得以順利挨過那段充滿苦難的艱辛歲月。為了表達對大姐的感激之情，少帥苦中作樂，即興戲吟一首七言詩：

卿名鳳至不一般，鳳至落到鳳凰山。

深山古剎多梵語，別有天地非人間。

正是在這「非人間」的「天地」，「落魄的鳳凰」身體澈底垮下來了。但她為了不給丈夫增添煩惱，忍受著一切的痛苦，從無半句怨言。哪怕是心情百般鬱悶，她也還是耐心地安慰他，仿佛這般般苦難都是由她造成的。在此期間，遠在倫敦的次子被納粹的狂轟濫炸所驚嚇，患上了嚴重的精神分裂症。鳳至「大姐」肝腸寸斷，在全身心地幫助丈夫解除內心愁苦的同時，還要忍受著思子之痛——對一位母親來說，這當是最為殘酷的精神折磨。

一年過後，湖南局勢也更趨緊張，日本侵略者直逼長沙，於是，少帥又被轉移到了貴州。汽車艱難地爬行在蜿蜒的山路上，不時地熄火；鳳至「大姐」也像帶病運轉的汽車，臉色蠟黃，說話沒有氣力，覺得全副身軀都像散了架子。到達禁所之後，她發現左側乳房長出三個明顯的腫塊，有時

痛得厲害，竟至冷汗淋漓。經醫生診斷，患上了乳腺癌，必須立即轉地實施切除手術，才有存活希望。最後，在宋氏兄妹幫助下，允許她赴美就醫，由趙一荻來替換，當時是一九四〇年二月。豈料，此番分手，竟是夫婦二人的生死長別！

對此，《于鳳至回憶錄》中是這樣記述的：

一九三九年末，我們又被押解到貴州省修文縣。第二年春天我患了乳癌，漢卿沉痛地說：「你要找宋美齡了，要求她幫助送你去美國做手術。你會康復的，一旦病好了，也不要回來。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國外，而且要把西安事變的真相告訴世人。蔣介石背棄諾言，他是要千方百計偽造不能見人的歷史，你儘量幫我完成這個心願吧。」

生離死別將臨，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，邊談邊泣，商議兩人如何面對未來。議及我有可能不治，我要抓緊時間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，不要回到蔣統治區。漢卿應允我，任何情況下絕不自殺，還特別明確指出：永遠不會認罪，因為自己沒有罪，並且是盡了力報效國家了。漢卿還告訴我：「趙四要來了，她會照料我，是戴笠讓她來的。」

意外飛鴻

「大姐」身在海外，心繫丈夫，經常給他寄送各種衣物、食品，並天天祈禱上蒼，保佑他早日脫離苦海，重新獲得自由；盼望著有朝一日，夫妻能夠團聚。其間，她還通過報紙揭露張學良被拘押監禁的事實真相，並通過種種關係，在美國國會和司法界，在上層人士中，奔走呼號，呼籲早日

釋放張學良，給他以人身自由。當時臺灣還沒有被逐出聯合國，于鳳至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演說，嚴正抗議，給臺灣當局施加壓力。這種「救漢卿，我要奮鬥到最後一息」的堅強信念，支撐著她一直挨到一九六四年的夏天。

突然，靜如止水的生活，又一次翻起了掀天巨浪。她遭遇到平生最為慘重的致命打擊。起因是女兒、女婿從臺北歸來，帶回了父親的一封信：

我的愛妻鳳至大姐：

閻璞、鵬飛之來，帶來了你的資訊，知你生活平靜，身心健康，不勝高興，思念之情，稍得安慰。數十年了，你與我同歷盛衰，共赴磨難，漢卿於心何忍。我一人獲罪，卻連累三人坐牢（還有一荻小妹），我心難安。然而，你從無怨言。芝魂蘭韻，誰人可比；昆玉秋霜，再無匹敵。你對漢卿恩之深，愛之厚，關照之重，永世難忘。今生得一鳳至為妻，足矣！

反思之，我給了你一些什麼呢？只有一世辛苦、半生哀怨。憶之思之，俱漢卿之罪孽。我這一輩子，雖不得其志，至今無悔；只有一件憾事，那就是對不起大姐。欠你的實在是太多太多。

想當年，弟統兵數十萬，南征北剿，氣吞萬里如虎。也曾為開發東北，穩定中原，堅樹勃勃大志，大展武運雄風。誰能料到，陰錯陽差，舛途生變，無過而遭唾罵，無罪而受牢刑。此間你為我陪牢伴獄，形同犯婦。嗚呼，身世浮沉，其非天意耶？奮爭固然可貴，成敗千古莫測呀！

近年來，小弟超脫凡俗，習讀《聖經》，似有所悟，意欲摒棄一切人間苦惱，而皈依基督。然戒律有言，不能一夫多妻，只有一位太太才能受洗。小弟權衡再三，一生所剩時光苦短，且與

大姐重逢無日，夫妻之情名存實無。而一荻在我身邊，侍奉晨昏，也有幾十年光景，遂生求近而捨遠之念，請求大姐與漢卿解除婚約。大姐是至明至察之人，對漢卿之心洞若觀火，一定能深加理解，遂小弟心願。何去何從，任由大姐酌定。

學良 手啟

「大姐」讀了丈夫的信之後，心痛如搗，淚如雨下。她一向剛強、灑脫，通情達理，包括當年突然面對谷瑞玉的衝擊、趙一荻的闖入。這次，確實有些支撐不住了。連續多天，坐臥不寧，茶飯無心，苦苦思考著對方的請求。

儘管兩人遠隔重洋，身在萬里之外，而且，彼此睽隔已經二十多年了；但她考量問題，仍然像當年聚首時那樣，習慣於一切以丈夫為轉移。為了心愛的人，她甘願付出一切，至於個人的苦楚，算不了什麼。想到這些，便毅然告訴女兒：「只要能使你父親得到安慰與欣悅，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應。」她想的是：蔣介石把漢卿圈在牢籠裡，隨時隨地都會把他處死。幾十年來，我為了漢卿，吃盡了苦，受盡了罪，連死都不懼怕，難道還怕在離婚書上簽字？在她看來，對於所愛的人，最高的境界是從其所欲，是成全，那麼，留給自己的又是什麼呢？只有「打牙咽進肚裡」，默默地把苦澀埋在心底。

唐德剛先生曾題詩讚頌〈于夫人主動離婚〉：

為尊教義禮真神，未許娥英自在親。
最是賢良稱姐弟，平生稽首鳳夫人。

賢妻良母

實際上，鳳至「大姐」對於離婚一事，並非情願，更談不上什麼「主動」，這從下面摘錄的她的長篇自白中，可以看得鮮明、真切。

一九四〇年六月，我到了美國紐約，在醫院做了手術，經治療得以痊癒。宋美齡、孔祥熙到紐約時，都來看望我，問我有什麼要求，要幫助我。孔祥熙特別囑咐我，不要在紐約、三藩市安家，說這兩地情況複雜。為了漢卿來美和家人團聚，找一個其他城市的安靜社區住。他語重心長，心意感人。在紐約，不只親朋故友聞訊紛紛來相見，探詢漢卿的情況，以及要幫助我在美生活，更多的是不相識的僑胞知道是我後，都表示對漢卿為國犧牲的敬佩，並且都痛責蔣介石殘害忠良。

孔祥熙請友人傳話，說洛杉磯好萊塢市的山頂上有一小平房出售，山較高，道路窄小，社區的房屋少，很安靜，所以想買下送給我。我到洛杉磯看房，如同他所介紹的，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靜，來此居住很合適，我自己買下來，沒有要孔祥熙贈送。對他的盛情心領。在洛杉磯，我依靠我的經濟知識買賣股票，每有盈餘，就買近處房產出租，在美國安頓下來。孩子逐漸長大，成家立業了。因為在美國，以及我和宋美齡的關係，蔣介石一夥不便阻攔和漢卿聯繫，但

也只限報平安而已，每知他安康，我唯有痛哭。

一年一年過去了。一九六四年，臺灣市面上傳出了漢卿在幾年前寫的《西安事變懺悔錄》，一個雜誌發表了，隨即被查封。這是漢卿和我早就預料到的，只是想不到以這種形式出現。這是為了將蔣一夥被趕出大陸失敗的責任推給漢卿，用以欺騙世人的手段。漢卿絕不承認有罪，何況他根本沒有這個文學水準，趙四在學校沒念過什麼書，並沒有如此文筆。

一九六四年，蔣介石策劃了一個離婚、結婚的自欺欺人的醜劇，用所謂教會要求一妻的藉口來堵住漢卿來美國和家人團聚、取得自由的路。為了此事，某某（張家某遠親）突然由臺灣來美國找我，這位一直沒什麼聯繫的人，竟開門見山說是為了漢卿辦離婚的事來的。我問他是不是政府派來的，是臺灣什麼機關？他說：他是政府的公務人員，但不是奉政府之命，而是為了漢卿的處境安危而來的。我問他：是漢卿委託你來？他猶豫了，回答說：不是，說是漢卿經過多年教育，已經認罪和守法了，願意和趙四在臺灣終老，所以才要辦離婚的。並說：這是他到漢卿家裡和漢卿、趙四三個人說這事，趙四說的。

我和漢卿電話中說此事，他說：「我們永遠是我們，這事由你決定如何應付，我還是每天唱《四郎探母》。」

為了保護漢卿的安全，我給這個獨裁者簽字，但我也要向世人說明，我不承認強加給我的、非法的所謂離婚、結婚。漢卿的話「我們永遠是我們」，夠了，我們兩人不承認它。宋美齡每年和我都互寄聖誕、新年賀卡。這年，她信封上仍然是寫張夫人收。以後每年都如此。

趙四不顧當年的誓言，說永遠感激我對她的恩德，說一輩子做漢卿的秘書，絕不要任何名分等，

今天如此，我不怪她。但是，她明知這是堵塞了漢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，這是無可原諒的。

歲月如流，時光無情，兒子們都先我而去。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漢卿啊！我只有在看到孫女、孫子們成長時，才略感到一點安慰。漢卿的這一囑託，我辦到了。

鳳至「大姐」的屈己待人、雍容大度，著實令人感佩。拋開那些政治聯姻者不算，正常情況下，不會有一個女子會對身邊出現的一個年輕、貌美的情敵無動於衷，這可說是另一類的「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」。然而，她不僅平靜地接受了這一既成事實，而且，在爾後的數十年間，始終如一地待之如親生姊妹；即使最後「鳩占鵲巢」，她仍然說「我不怪她」。直到垂暮之年，她還同子女說：「綺霞小姐對張家是有功的。」看得出來，只要是有功於自己所鍾愛的男子，哪怕她是情敵、是對手，她也公平對待，愛人如己。「漢卿的事情，我都是無條件支持的，只要對漢卿有好處，叫我死我就死！」愛一個人能達到這個份兒上，真正是難以企及的高標準了。

愛新覺羅·溥傑見到過于鳳至，誇讚她：「生就一張很古典的臉，清清秀秀，宛若一枝雨後荷塘裡盛開的蓮花。」是的，她真的是一枝「出污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遠益清，亭亭淨植，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」的蓮花。就鳳至「大姐」來說，我以為，其德、其品、其才誠然可欽，而其情、其遇尤為可憫。儘管她獻出了全部愛情，但最終卻並沒有贏得愛情，一輩子都陷在無望的痛苦等待之中，最後以九十一載慘澹人生，書寫了一部令人黯然神傷的人間悲劇。她讓我懂得了，什麼叫忠貞不渝，什麼叫生死相許。因亦為詩慟之：

形神磨難苦連年，久染沉疴幸得全。

一世飄零風蕩草，濤聲如訴意綿綿。

當然，也可以從另一角度去看，作為邊城僻鎮上的一個「小家碧玉」，能夠為舉世知名，受到時人與後世的關注與讚歎，客觀上確也得益於那位多姿多彩的傳奇丈夫。唐德剛教授有言：「如果沒有西安事變，張學良什麼也不是。蔣介石把他一關，關出了個中國的哈姆雷特。」套用這句話也可以說，如果不是嫁給張學良，于鳳至至多不過是一位普通意義上的賢妻良母。而「艱難困苦，玉汝于成」，顛折、苦難的人生，成就了她的女性光輝、人格魅力，樹立了一種東方文化傳統的「大姐」風範。